

八极追魂

云中岳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八 极 追 魂

(上)

云中岳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上)

第一章	花添三春莺带恨	(1)
第二章	画水无风空作浪	(39)
第三章	鱼为奔波始化龙	(72)
第四章	枯木逢春犹再发	(104)
第五章	磨剑老夜夜心	(134)
第六章	步步杀机生死关	(164)

(中)

第七章	盲女怪画夺魂枪	(1)
第八章	含沙射影毒攻毒	(31)
第九章	十年风水轮流转	(61)
第十章	天斗寺天下第一	(92)
第十一章	血影指环抵强敌	(124)
第十二章	古庵风云大地黯	(157)

(下)

第十三章	水云袖独步天下	(1)
第十四章	幽林浮姑病嫖客	(33)
第十五章	七彩花阵含玄机	(62)
第十六章	小福星幸脱花阵	(92)
第十七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24)
第十八章	万事皆因前缘定	(154)

第一章 花添三春莺带恨

同是天涯流落人，
不堪回首故乡情。
风切切，雨凄凄，
孤雁哀声有谁怜。
他乡不是拌留客，
亲仇知己两无依。

时序易逝！

岁月不留。

冬去春来，给大地万物又带来一片繁茂翠绿活泼生机。

阳春三月，早晨的阳光，像一位含苞的少女，羞滴滴，迟迟地不肯露面。

四周浓雾弥漫，能见度甚低。

斯时，忽从山道上传来一阵轻脆的马蹄声。

忽见一个少年自雾中出现，白衣白马，左腰斜挂着一柄长剑，他一双俊目开盖之间寒光有如冷电，但面上却带着一丝悒郁之色。

白衣少年目光向四面看着，好似在寻找什么，突然他左手一收，白马已停住脚步，他目光所及林间小路坐着一个青衫老者。

那老者闭目而坐，怀中抱着一根大约九尺来长的钓竿，正坐在路中！

白衣少年双目微皱，他在马上凝视了一会，缓缓下马，向那老者走去，走至他身前五尺左右站住。

青衫老者倏地双目一睁，他右手微抖，钓竿嗖！的一声，直点向白衣少年“期斗穴”。

白衣少年微微一惊，这一竿来势之疾几乎不容他有闪避的时间，他心念一动，右手食指嗤的一声点出！

指竿一接，啪！的一声，双方俱感一震！

青衫老者目光一闪，他认得白衣少年这一指正是少林正宗的“金刚指”，他想都没想，右手一颤，钓竿连扫向白衣少年五指指尖“八分穴”。

白衣少年心中虽吃惊怎么遇上了这么高的高手，但他面色还是镇定如常，白衫飘动之间他身形微退，右手中指嗤的一声正点在钓梢，钓竿一颤即止！

青衫老者心中微感凛然，道：“来者何人！”

白衣少年淡淡道：“我叫童无忌！”

青衫老者大出意外，他霍然起身凝视着这少年，他只听说有一个白衣佩剑少年闯了进来。

他想来人既然敢闯进他“天玄帮”封锁之地必定来头不小，所以他亲自来看一看来人是哪一派弟子。

但没想到来人竟然是新近接位的江北七十二舵总舵主，冷面神鹰童蒲之子童无忌，而且一个人也没有带！

他怎么没想到此人，童蒲才死童无忌身着白色丧服，他居然要去“戒持寺”！

青衫老人躬身道：“原来是童总舵主，老朽古晴峰，适才失礼尚盼见谅！”

童无忌淡淡一笑，原来是江南钓叟古晴峰，古晴峰虽是武林前辈，但他现在是江北七十二舵总舵主。

古晴峰不过是“天玄帮”青堂堂主，他受他一礼也不为过，他缓缓抬头，此时雾气已消失大半。

右方一棵大树上果然斜飘着一条八丈长的青绸！

古晴峰打量着童无忌，童无忌武功虽不算武林中绝顶高手，但他这种年龄，居然与他成名数十年之人不相上下，足使他惊异。

听说冷面神鹰只有一只左臂而这童无忌右手竟练有少林“金钢指”，这实在令人对他莫测高深！

他想着缓缓道：“童总舵主南来不知有何要事，为何我们并不知？”

童无忌喔了一声，道：“先父有遗命，要我去戒持寺去见空钵大师，至于昔年所谓互不过界的约定我回来之时将对贵帮帮主作一交待！”

古晴峰微一沉吟，道：“若是童总舵主要到别的地方去我可代帮主答允下来，但‘戒持寺’非我敢擅自主张的，敝帮帮主已下令封锁，此事要敝帮帮主亲自决定！”

童无忌本待闯过去，但转念一思，他现在已是江北七十二舵总舵主，这等失身份的事怎么可以做？就等司徒南风来了再说好了！

他微微一笑，道：“那么你就通知贵帮帮主好了！”

古晴峰微一躬身退后，林中闪出四名青衣少年，古晴峰吩咐了两句话，那四人一齐躬身退入林中！

童无忌走至马旁，仰天沉思着。

古晴峰望着这少年，无数念头闪过他心中！

好一会，倏地一阵哨音响起，古晴峰双眉微皱，马蹄声中一黑衣少女骑着一匹高大的骏马自林间小路奔至。

黑衣少女马才停下，古晴峰已躬身道：“古晴峰参见少帮主！”

黑衣少女淡淡哼了一声，道：“江北七十二舵总舵主渡江南

来又何必惊动我爹！”

童无忌本来正在沉思着，此时他目光一转，双目凝视着那黑衣少女，那黑衣少女看上去秀丽已极，但一张粉脸如罩寒霜正看着他。！

啪！的一声在空中响起，童无忌缓缓抬头，只见一条九丈长的黑绸在蓝绸之上飞扬而起，一个青衣人如飞猿一般攀援而下！

童无忌目光微闪，心中暗自忖道：“这大概就是久已闻名的司徒南风的独女司徒若梅了，果然是一个美女，但自她面上看来，她还相当的傲！”

司徒若梅凝视着童无忌，那一刹那她内心中倏感一凉，这少年目光怎么如此锐利，一眼似乎就一直看到了她心底！

司徒若梅双眉一扬，冷冷的向童无忌道：“你大概就是新任江北七十二舵总舵主童无忌了！”

童无忌微微颌首，道：“这位是司徒小姐吧！”

司徒若梅哼了一声道：“你既是江北七十二舵总舵主为何擅自越界？”

童无忌淡淡一笑，道：“先父与令尊所约定的是以长江为界，双方互不侵犯，但我这次渡江只是要去见空钵大师而已，并非来争权的，实际上并未违约！”

司徒若梅冷然道：“不管怎么你渡江并没有存什么好心，空钵大师面壁二十年准备今夜子时圆寂，你去还不是为了‘惊世钟’？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童无忌微微一笑，道：“即使司徒帮主在此我还是要一试！”

司徒若梅冷冷道：“你试一试”！

童无忌目光微闪，他久闻司徒若梅是天山高弟，天山派剑术不可轻侮，他凝神吸气准备一击便中！

古晴峰在旁疾道：“童总舵主若硬闯过去……”

童无忌目光一扫，古晴峰心下一凛，暗道：“好凛厉的目光，以他在武林中成名已久但也为之所慑！”

他顿了顿，继续道：“敝帮帮主有令，凡是闯入禁区的格杀勿论！”

童无忌淡淡一笑，翻身上马，司徒若梅与古晴峰都凝神以待，古晴峰是见过童无忌的武功，童无忌真要闯，二人并不见得拦得下来，何况司徒若梅在此并不容他插手，他只能在二人互下杀手之时插手而已！

司徒若梅是天山无情剑向幻云的弟子，童无忌之名她虽是初听，但冷面神鹰童蒲武林名望之高加上童无忌又是江北总舵主她也不敢轻视！

双方正在准备进招，一声阴冷的笑声中闪出一个瘦长的黑袍道人，那黑袍道人两手下垂，面色青白，左颊之上尚有一道剑痕！

童无忌双眉微皱，他见又有人来他此时出手胜亦不武！

古晴峰一见来人他心下一凛，来人面上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一眼看上去便知此人练有阴毒的邪功！

他身形一动，拦在司徒若梅身前沉声道：“来者何人？”

黑袍道人阴恻恻的一笑，目光游移的看了三人一眼，尖声道：“古晴峰，你且站开一旁，我找那小女孩！”

古晴峰一楞，怎么来人一口就叫出他姓名，而他对这黑袍道人的来历却一丝也看不出来！

司徒若梅听这道人公然向她挑战，她双眉一扬道：“古堂主！你且站开一旁！”

古晴峰无奈，只好退开！

童无忌凝视着黑袍道人，他也看不出这道人的来历！

古晴峰才一退。黑袍道人冷笑声中身形飞扑而起，他大袖飞

扬之间右手已露出，右手五指居然一根也没有！

司徒若梅一见他右手面色微变，脱口道：“无指掌”！

古晴峰与童无忌二人同时心中一凛，古晴峰大喝一声，右手一颤，钓竿一弯，直扫向黑袍道人手腕！

黑袍道人左手一翻，反击向古晴峰，左手也五指全无，但掌势攻出不但古怪十分，而且掌心蕴着一股淡淡的黑气！

司徒若梅面色急变，来人竟是昔日崆峒派的洞幽子，20年前天山派与崆峒派斗剑，结果崆峒派大败。

崆峒派掌门人退隐声言不再用剑，这洞幽子脸上这一剑痕正是她师父无情剑向幻云所赐！

“无指掌”是崆峒派独门武功，但因崆峒剑术一向以诡密著称。

而“无指掌”练成之时必定五指脱尽，故少有人练，想不到洞幽子二十年来在练习“无指掌”！

昔日师父之大敌突然出现，她吃惊之下右手反拍过去！

童无忌心下微寒，“无指掌”奇毒无比，不用说这道人功力之高，就他掌中之毒司徒若梅这一掌接下来最少也要废了一臂！

他不假思索已大喝一声，身形飞起，右手一回，锵！的一声中，长剑已弹鞘而出，一溜淡青的剑光闪处已攻向洞幽子背心“灵台穴”！

童无忌这一剑又劲又急，冷面神鹰的“飞鹰剑法”一向驰誉武林，他这一剑攻出若洞幽子不躲，必将死于剑下！

洞幽子与无情剑早有深仇，他本想先伤了司徒若梅，但童无忌这一剑不容他不回身，他怒喝一声，右掌反击向童无忌！

掌劲所至，“嗡”的一声震得童无忌手中长剑连颤，身形也被逼得退了一步！

他面色沉凝，内心中却被洞幽子这一掌震住，他心中有数，

以他目前功力已可跻身武林中一流高手，而洞幽子回手一掌他居然还挡不住！

古晴峰也被逼退了一步，他面色大变！

洞幽子回掌击童无忌，但掌中余劲还是拍向司徒若梅，司徒若梅一出掌才想起“无指掌”蕴有奇毒，她不敢接，一翻身已落下马，但已是吓得面色惨白！

洞幽子身形不停，直攻司徒若梅！

童无忌大惊，他左手长剑脱手射向洞幽子背心！

洞幽子左掌反拍，“啪”的一声将童无忌投出长剑击飞，但原式未变，凄惻的冷笑声中他右掌直击向司徒若梅！

司徒若梅本来武功并不低，但她没有临敌经验，一时被吓住了，不知如何才好，古晴峰站得太远，要救也来不及！

童无忌心下大急，但倏听一声怒喝声中，一缕金光一闪，洞幽子大吼一声翻身而退，林中疾闪出一个身材高大的黄衣老者！

这黄袍老者面上隐隐闪动着一种奇异的淡金色，怒容满面的望着洞幽子！

洞幽子肩上渗出一片血迹，他口唇微颤！

二人互视了一阵，洞幽子回身疾奔而去，两三个起落之间已没入了林中！

空中啪的一响，飘起了一条十来丈的红绸，童无忌抬眼一看心中暗暗吃惊，来人竟是天玄帮首席堂主“寸剑弹金指”南宫鹏！

听说这南宫鹏十指之中都是半寸长的金剑，弹指中间可破入内家罡气，武功之高不在司徒南风之下，但因受过司徒南风之恩才任首席堂主之职，一向与司徒南风平起平坐，在“天玄帮”中掌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洞幽子就此离去，他必定自知不敌，金光一闪他右肩必是中了“弹金剑”！

寸剑弹金指南宫鹏一现身，古晴峰舒了口气上前躬身道：“参见首席堂主”！

南宫鹏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司徒若梅此时也镇静下来，她上前柔声叫道：“南宫叔叔！”

南宫鹏面上怒容在刹那间全消，变得慈祥十分，叹口气道：“侄女！如今出现之人全是武林中一流高手，怎容你如此任性，若非童总舵主你早丧洞幽子掌下，我想救你都救不了了！”

此时一名帮众将童无忌长剑拾起来双手交给南宫鹏，南宫鹏接过剑走至童无忌身前捧剑道：“童总舵主，容我南宫鹏代帮主向你致谢！”

童无忌知南宫鹏地位之高，他接过剑心中微感惭愧，道：“南宫堂主何必多礼，以我的武功也救不了司徒姑娘！”

南宫鹏抬头凝视着童无忌，轻叹了口气道：“我才听说令尊噩讯，令尊虽然从来不笑，但受他之恩之人不知多少，想起来令尊音容犹在目前！”

童无忌听南宫鹏提起父亲，他目中一酸，几乎落下泪来，他眨了眨眼，忍住泪水微笑道：“多谢南宫堂主关心了！”

南宫鹏目光微垂，缓缓道：“令尊武功之高超过我南宫鹏许多，想不到他会去世，当今天下武功要胜过令尊的只怕没有几人！”

童无忌双唇紧闭，目光微闪道：“我一定要查出是谁！”

南宫鹏沉吟了一会，道：“童总舵主要去‘戒持寺’当然我不会阻止，但如今形势已变，只怕敝帮帮主会暂时放松，你必也知敝帮帮主对‘惊世钟’必欲得之而甘心，童总舵主入‘戒持寺’易，出来就难了！”

童无忌淡淡一笑，道：“多谢南宫堂主好意，家父遗命我去见空钵大师，我必定要去！”

南宫鹏不知童无忌有什么事去见空钵大师，冷面神鹰虽名满武林，但不知他为什么遗命要童无忌去见武林第一人空钵大师，他记忆之中他们并没有什么深交，而且一南一北，童蒲向来不下江南，甚至经常在玉门关之外！

他转念思及或者他不知而已，说不定空钵大师与童蒲有什么渊源也说不定！

他想到这儿，缓缓笑道：“那么总舵主珍重了！”

童无忌收剑上马，回首见司徒若梅低头望着地上，他向南宫鹏与古晴峰微一拱手，策马缓缓向前走去。

他此时心情无比沉重，他想起半月前他父亲全身剑伤回来，一身血，他忘不了，他父亲盖世武功，他不知当今天下有谁在剑术上能胜他父亲。

自小他就一直被父亲教导，他从来没有见过他母亲，但这位严父又兼慈母的父亲在瞬间就自世上消失了！

临死什么也没有说，只留下一封信，说带给他生平挚友空钵大师，伤在谁剑下也没有说！

童无忌想着，忍不住他目中盈满泪水，他突然想起他父亲对他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

他现在身为总舵主，怎能轻易落泪，幸好四面没有人，否则被人看见了像什么！

他拭去泪水，定了定神，抬头一看，不知不觉间已到了天下驰名的“戒持寺”了，他缓缓下马，将马系在一棵树上！

童无忌缓步走入大门，院内落叶遍地，微风吹过遍地黄叶飞走，林木萧瑟下看起来寺内好似没有一人！

他凝立了一会，只见一名中年灰衣僧人合什垂首疾行而至！

中年僧人走至他身前微一躬身道：“施主来此可是找空钵大师的吗？”

童无忌点了点头，道：“麻烦师父替我通报一声……”

中年僧人微一躬身，向内走去！

童无忌望着中年僧人背影，他心中轻叹了一口气，以他父亲的武功居然丧身，他目前的武功根本不堪一击！

他还记得他父亲临终前的面容，好似有满腹心事欲对他说，但看看他，欲言又止，那种眼神终身也忘不了，最后他父亲长叹一声而逝，那声中充满悒郁和不平，那叹声至今还萦绕他耳旁！

正在想着那中年僧人已出来，他凝视着童无忌道：“大师在偏殿等你！”

童无忌觉得这中年僧人看他的眼神很奇怪，但此时他身心旁属，根本没有去想，只拱手道：“多谢师父了！”

说完他即起步向偏殿走去！

走至殿门，只见殿中有一位老僧盘膝坐在殿中，双目凝视着他，目光之中并没有任何特异的神色！

童无忌微一迟疑，迈步入殿长揖道：“童无忌奉先父遗命特来拜见大师！”

空钵大师缓缓起身，凝视着童无忌道：“令尊是——冷面神鹰童蒲？”

童无忌心中感到一阵疑虑，他父亲不是说“他生平挚友”吗？空钵大师怎么对他如此生份？

他想着，但一瞬即自他脑海中消失，他上前道：“先父正是童蒲，他老人家遗命我带这一封信给大师，说大师看了以后就会明白其中因果了！”

说着他将一封信递给空钵大师！

空钵大师一言不发，他接过那封信，目光微垂，他心中暗自奇怪，以冷面神鹰童蒲而言，在武林中地位足可与武当少林任何一派掌门人相抗衡，为什么他与自己并无一面之识而要他儿子

来见自己。

或许在信上他会交代罢，听说这冷面神鹰童蒲面冷心慈，一生之中做了无数好事，自己昔年心中也很佩服他，这次惨死不知是怎么回事！

他想着缓缓拆开信，他才将信纸抽出一半，倏地他全身一震，立将信纸插回信中！

童无忌见状心中更是奇怪，但也不好开口，不知空钵大师看到了什么！

空钵大师退了一步，望着童无忌，他心中闪过无数思虑，他虽是武林中一代奇人，但也被惊住了，那信中竟没有一个字，那只不过是一张白纸而已，他不用再抽出也看出来了，不知为什么，他不愿被童无忌看出来那是白纸！

空钵大师凝视着童无忌，他缓缓自墙上抽出一支长剑，他右手握剑，双目平视着剑身，一时之间好似在欣赏那柄长剑。

童无忌双眉微皱，他交过信后就静看着空钵大师的反应，但空钵大师的反应大出他意外，他当然没有想到他父亲与空钵大师仅仅互相仰慕而已，但素来没谋一面，而那信除了信封外信中竟无片字只言。

空钵大师抚着剑身，此时他心中已了然，冷面神鹰之死其中必含有极大的不平，冷面神鹰也是极有身份之人，他这事非办好不可！

在那一刹那间他脑中充满了无数的疑虑，冷面神鹰童蒲不是江北七十二舵总舵主吗？

听说此人只有一只左臂，从没有人见他笑过，所以被人誉为冷面神鹰。

他一身武功直追武林各辈奇人，而且此人侠骨肝胆，他久闻此人，内心中也神交已久，但素未谋面，怎说与他至交？

但可惜此人竟已逝去！

他拆开信封，缓缓转过身子，抽出信来他微微一楞，那信上竟然空无一字！

空钵大师霎时之间呆住了，二十年前他偶得奇孤叟昔年留下来的“惊世五大剑式”，因此一跃而为第一人。

那时他遇到当代高僧青木大师，他要出家，但青木大师说他太过侠骨，不宜出家，他一怒自己落发取名空钵。

但他侠之心并未稍减，“惊世五大剑式”之下血迹累累！

但二十年来他未得一友一徒天下大多是为己之人，人人以为他也汲汲于名利，今日冷面神鹰死后的一封空信，天下尚有知他之人？

一时之间他内心中感憾万千，他仰首向天，良久，他倏地想到莫非有人赶来假冒要得自己遗下武功？

想着他身形倏地一翻，一支长剑已是在手。

“他早年得了昔日武林剑圣奇孤叟的‘惊世钟’、‘惊世五大剑式’在他手下威震武林，二十年面壁他本心想将此钟毁去，如今……”

空钵大师倏地身形一旋，他手中长剑“铮”的一声，猝然点向童无忌左肋！

童无忌内心猛然一震，他万没有想到空钵大师会如此倏然出剑攻向他，事实上不容他做丝毫的考虑，他身形一蹲，左手反抽长剑，他一剑抽出了一半，“叮”的一声正挡住了空钵大师这快得匪夷所思的一剑！

但就这轻描淡写的一剑，直撞得他向后踉跄了八步！

童无忌内心中又惊又怒，但他神色上丝毫没有现出来，他立稳了身子，收剑入鞘，向空钵大师一拱手回身就走！

空钵大师一楞，暗忖这少年好傲，但他心中已生喜意，少年

人是该有一些傲骨的呀，他昔年何尝不是如此！

心念微动之际，他大声道：“弃父仇于不顾，那算得了什么男子汉大丈夫！”

言毕左手一送，长剑飞射而出，插在殿门左方一根大铁柱中，直没至柄。

童无忌身形一止，缓缓回身，想随手掷剑，长剑没铁至柄，这种功力当今天下可能只此一人了，自己不找他还找谁呢？何况此人是先父生平挚友，如果这点气都受不了还报什么父仇？

空钵大师见童无忌回身，他双唇紧闭，一言不发，他舒了口气，心忖道：“自己一身无友无徒，一身武功不传此人还传谁呢？”

他凝视着童无忌，好一会才长叹了一口气，道：“你该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吧！我与你父多年未见，想不到他已故去，你是故人之子，我自当试一试你武功！”

说到这儿他想到生未能见此英杰，实在是生平至恨，想着不由流下泪水。

童无忌本来见空钵大师的神态心中大为不悦，此时见他流泪，他心中大为自责，微微躬身道：“小侄因身为江北七十二舵总舵主故未能全礼，尚望大师恕罪！”

空钵大师心念微微一动，他知冷面神鹰童蒲素得人望，加上此子武功也不差，被推为江北七十二舵总舵主那是意料中之事！

他微微又叹了口气，回身盘膝坐下，向童无忌道：“孩子！你过来坐下，我有话对你说！”

童无忌走至空钵大师身前，道：“小侄站着就是！”

空钵大师缓缓闭上双目，童无忌以他江北七十二舵总舵主的身份，足令武林侧目，照说他坐下也是应该的，他居然站着，便知他对自己恭敬有加。

但这大概他还是认为自己是他父亲生平挚友吧！

冷面神鹰既然托孤于己，自然他仇家并非常人！

他缓缓睁目问道：“你父亲是死在谁手下的？”

童无忌抬头望着空中，道：“家父在月前回家时全身剑痕，但没有说仇家是谁，是遗命我来找大师，不知仇家是谁！”

空钵大师倾听不语，他想不出当今天下有谁的武功尚可以制冷面神鹰于死地，那简直不太可能。

他想着，满身剑痕，对方也是使剑高手了，当今海内使剑的高手在冷面神鹰童蒲之上的，除了他之外，知名的只有武当掌门人金雁子，莫非尚有他人吗？

空钵大师想着，道：“我今夜子时圆寂，但因你来此，我将晚十二个时辰圆寂，‘惊世钟’是武林至宝，但也是害人之物，十二个时辰之内你若能不让任何一人踏入这殿内半步，你可将‘惊世钟’携去，否则我将它毁去，十二个时辰之内我将助你五声钟响，你父与我为生平挚友，我不愿害你，但若失败你可……”

说到这儿倏地一顿向童无忌问道：“你可曾拜师？”

童无忌摇头道：“小侄一身武功全是家父所传！”

空钵大师望着童无忌右手，童无忌右手五指所示的形式分明学过少林正宗的“金刚指”，没想到冷面神鹰与少林还有关系。

他沉吟了一下，缓缓道：“万一失败，你可去昆仑天池找‘单刃含霜’车至生，说是我的弟子，他自然明白我的意思！”

童无忌闻言心下一凛，车至生，那不是以一柄含霜刀与空钵大师互争武林第一人的武林第一大魔头吗？

空钵大师说自己报名他弟子，不是有意收自己为徒吗？

他缓缓拜了下去，道：“恩师在上，受小徒一拜！”

适才他是江北总舵主，而如今二人成为师徒，武林中个人身份固然重要，但师徒关系更在其上，此时关系不同，他自然该拜！